

幾

亭

外

書

外書序

物無用不如無是物言無用不如無
是言五養五滋五充五助五和咸用
之療飢溫涼寒熱以平咸用之瘡
疾然而農軒之世五未備羣黎亦
鼓腹而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夭札自

雷火隨天澤而豐君佐與情淫而
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為乎物
日生事日起救治之道日設形而後
有氣質之性物而後有救治之道一
焉而已矣注哲有未及我人言之
來者有言抑豈我人所能豫盡耶

進來時也人我察也是故言無當
于用雖華必瘼言當于用雖俚必
存、廢之故言者自知之矣種雖雜
要歸有用謂之一致可也道雖多
要以理萬物之紛者使各歸其所
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又何以間哉

多言乃一
漫多而寡者吉
漫言而默者吉
而
且言之且多之
吾將反而察夫
寡與
默之所存矣

崇禎辛未九月癸巳
嘉善陳寵正
惕龍父自題于樂亭

幾亭外書卷一目錄

隨處學問

小序

理學二字

學有二義

上古學天地

以生字明宗

先明大主意

生字貫天人學治

繼正學

開萬世太平

嘆莫知

念合而功專

答羅佐才問

生質生氣生理

論語密藏

論語三條獨異

朝聞夕可

聖人罕言生死之故

聖人死後受用

聖無生死

戀生怖死

臨化

不朽

混沌是大闢

無欲不欲之辨

聖心有欲無思

聖心無可形似

載道破道

聖賢異端觀心之別

孔子靜中意象

靜中體認

靜中天理難合

半日三分各有所宜

知性不厭應酬

景界助學

晝寢

聖教多說開

知行有難一處

不格物之病

學要牢着腳根

上達下達

道一道二

聖以方成

良知良能

人倫上認真

教門總歸人倫

人身中天載

無聲無臭

踐形

天知聖

道密於器

江河性清

性善惡

善只是生意

言有所必窮

性習氣

物人聖異同

人物異同

迷性者原未見情

情悅善最切

識性而爲善始誠

倒行可化爲善推

忠信卽上知

情欲嗜慾之殊

克復不可直作一事

大學易大象

易不可易

易益

無極卽形而上

無極重在無

繼善

誠明明誠

正心

齊治平

根於心

四德聯舉各異旨

仁義

絜矩卽一貫

庸字形容中字

中無事物可擬

樂異於喜怒哀

以方外說直內

敬無二意

必有事

孝孳利善之分

識已自甘爲人

獨善對天下言

善或涉於有我

無欲無我有殊處

窮理有人已之判

理窮黨化

護短是名根

厚或爲刺

天地聖人

三才心異而同

人皆可爲堯舜

有而不與爲禹發

大禹無間

觀聖德不在聰慧

生知安行指學道

顏子教萬世

顏子不輕任

生聖聖爲主

學到聖處

學孟子易差

孟子開頓悟之門

漸然後能頓

救時仍計長久

問學德性同歸

荀楊真假

明道與思孟別處

橫渠陽明語別處

程張淺淺

二程

真儒醇儒

三代下有中行

陽明學似伯功

須用天下第一人

陽明用而不用

良知家原重篤行

尊德性自有工夫

易簡有真似

邪正皆生機

窮理方能見本心

遠俗而近情

狂者嚶嚶

假無心

真假虛實各殊

昌黎是大人物

韓蘇與僧

本朝大人物

立言惟在見到

詳善略惡

從兄在徐行

貌大人非較量

言有二

揚善與譽人殊意

韓魏公善於全交

畫前刪後

伊川焚中庸解

聖經可註不可弁

朱子有望於後賢

梁溪朋黨說

前定非豫擬

養心養才

同異皆天理

極屢於福

脩短分吉凶

九德知人

才分猷爲

好惡不專在作用

不得罪於巨室

用舍聽國人乃權辭

猶病分養與教

教該養養不該教

長年

士擇官

失於不知亦已罪

瑟僞赫喧

瞿瞿厥厥

糧艘以不滿示戒

六計皆廉之意

廉之全義

貪詐難槩使

置勝負於度外

用衆用寡

殺無辜不同

人臣不可用君

事君有權衡

孔孟尊周王齊同意

孔孟伊葛出處異同

聖賢初天地

行道須臾與福全

行道倒藉內臣

居卑亦行道

大力者不從風

化穢非勝穢

周公太公自知後世

不得已而用猛

英明難久

至昏不待欺

瑣碎必殘酷

乘權易改過

好言作用

吳中鄙諺宜察

方便說

善人該眾人

報怨猶云處怨

幾亭外書卷一目錄

終

幾亭外書卷一

隨處學問

平湖 屠象美

嘉善 周丕顯 全閱

小序

學言所未盡于此盡之。然其間亦別有發明。或暢言之。則以其文多。故外之。或直言之。則以其無文。故外之。外非必緩與淺也。心乎內。可以觀外。

理學二字

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會說着學。至傳說。乃極說。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會說着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個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

學有二義

學之字義爲效。故曰時習學之意義爲覺。故曰如切如磋。然效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足。

以談效人心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雖舉世習邪。其覺不安于邪處。卽是學脉。一呼便接。

上古學天地

學字還指讀書否。曰。上古無書可讀。天縱首出之人。學天地而已。餘人則又學其所爲。後世聖賢撰述既多。行事在書中。心術亦在書中。學不過欲如聖人之行事心術耳。故讀書居學之半。以生字明宗。

言生生可以談沖漠無朕言。沖漠無朕或反以

晦。生。生。儘。有。恬。靜。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
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恬。靜。中。與。世。間。
痛。痒。全。相。隔。斷。豈。知。所。謂。沖。漠。無。朕。正。欲。于。一。
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
隔。絕。則。其。養。高。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
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个。生。字。

先明大主意

爲。學。第。一。先。明。主。意。試。思。何。故。要。無。我。不。見。我。
斯。不。見。物。此。卽。誠。身。之。樂。何。故。要。寡。欲。不。求。自。

便○則○決○不○損○人○此○卽○強○恕○之○原○爲○甚○先○格○物○格○
知○萬○情○與○我○同○情○爲○甚○大○居○敬○敬○則○形○骸○意○見○
廓○然○俱○化○爲○甚○觀○於○未○發○惟○此○時○無○爾○我○形○相○
之○畛○域○分○量○到○極○處○說○盡○性○性○中○止○是○統○合○人○
物○否○悟○頭○到○極○處○說○知○天○天○于○生○物○外○別○有○事○
否○變○理○者○何○故○欲○扶○陽○抑○陰○殺○而○陽○生○泰○否○
者○何○故○欲○長○君○子○消○小○人○小○人○害○人○君○子○利○人○
然○則○使○萬○物○各○得○其○所○豈○非○爲○學○大○主○意○然○何○
故○緊○說○新○民○安○頓○斯○人○自○能○安○頓○萬○物○此○是○天○

然。大。序。民。從。何。處。新。他。只。在。五。倫。此。是。天。然。事。
實。知。此。則。聖。仁。爲。誨。更。無。餘。蘊。天。地。之。大。德。曰。
生。學。只。是。學。天。地。完。生。生。無。息。之。心。不。然。于。悟。
萬。悟。于。修。萬。修。無。歸。着。處。近。古。以。來。高。者。聚。講。
明。道。淺。者。自。好。立。名。而。物。交。氣。動。未。免。起。好。勝。
之。心。作。損。物。之。事。只。是。此。主。意。提。得。欠。分。明。認。
得。欠。堅。定。耳。

生字貫天人學治

張子爲天地立心四語包括極大然一生字足

以統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人之生也。直卽其道也。聖學以萬物爲一體者也。萬世之民安其生。是太平也。學不過體大生之德。傳不忍於無窮。故學不可不知本。觀聖賢書亦不可不求其本。

繼正學

爲去聖繼絕學。絕字似微過。聖人原無絕學。學亦安有絕時。若云俗學非聖學。此政爲虛無功利所誤。以致失學之正。而覺性常存。效法不已。

學實無絕也。第反俗學而歸于正則已。繼去聖矣。

開萬世太平

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絕。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畧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

無分別之運長。

嘆莫知

天下莫知聖人。則道不明于當世。澤不被于斯民矣。是以足嘆。嘆天下也。非嘆不已知也。聖人遯世不悔。此嘆卽萬物一體之憂。

念合而功專

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源。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說

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說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靜寂。長厚儉朴。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此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

答羅佐才問

餘于羅佐才問曰。伏龍志意欲作一討便宜學問。其問如何。羅曰。但不可存害人之心。逍遙自在。

覺當下輕省快活。某曰：是欲爲魯仲連也。羅踴躍曰：正是生平心事。某曰：若僅畱不害人之心。害人必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獨貴者以他物不能體天，而人能體天，懷不忍之心，暢好生之德，仁民及物，代天所爲，其所以能之，正謂擴克無欲害人之心，日日有事，念念不怠，故不曰任不曰守，而曰克，其存心用力可見矣。若直任此心，則自今至老，從無工夫可用，豈孳孳爲善之意耶？既漠不關心，則口漫發言，身漫行事，安

能無害人。居下猶不可。況履權乘位乎。如魯連射矢聊城。特促田單之屠戮耳。迹若助功。其實助虐。彼豈欲害人而爲之。特任心逍遙。不爲民命經營所致也。羅拱手曰。某持此志告人多矣。鍼砭痛切。無踰斯言。自今以往。便有工夫可用。胸中主宰。儼然一變矣。若竊若通。矢不敢忘。

生質生氣生理

聖人視艸木與鳥獸相似。斧斤以時方長。不折爲皆有生氣。在不忍傷之。與遠庖厨同意。凡人

見。艸。木。無。聲。無。血。戕。伐。不。顧。止。見。生。質。未。見。生。
氣。也。生。氣。不。能。見。則。生。理。安。能。存。聖。人。之。心。一。
團。生。理。慈。悲。廣。大。又。何。必。言。

論語密藏

心。不。踰。矩。心。不。違。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
學。有。顏。回。者。好。學。惟。孔。顏。同。好。疏。水。簞。瓢。惟。孔。
顏。同。樂。惟。堯。則。之。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
仰。孚。者。惟。堯。下。孚。者。惟。顏。子。心。天。好。樂。四。字。更。
不。及。他。聖。他。賢。此。是。論。語。中。密。藏。

論語三條獨異

一部論語皆說學問事。惟是知也。直指出心體。來。皆說做工夫事。惟天何言哉。直指出道體來。皆說生前事。惟朝聞夕可。直指出到頭結果處。來說心體。明是不倚見聞矣。終不教人廢學問。說道體。明是節節現成矣。終不教人不做工夫。說到頭。結果。明是心同太虛。事業皆浮雲矣。終不教人虛想像。死後光景。步步踏實。乃得絕塵。而奔斯人爲徒。乃得侔天而遊。味此三則。任是

特地靈慧無礙辯才劈空提醒未有出于其外者也。異端拈出神奇妙理在聖人止是平常異端。喝出驚怖大事在聖人止是作息。故使驚者不解。解者不驚。

朝聞夕可

聞道之後正可以濟世。夕而遽死豈不惜哉。聖人亦爲此自了語。似與欲明明德于天下發念稍殊。何也。蓋道之不聞我不能盡性也是虛生也。聞道而死聽之命而已矣。業已無忝于生何

妨一任其死。我自釋其愧憾也。非謂聞道之後。漠然與天下相忘也。未聞道。雖欲濟世而不能。聞道則我已有濟天下之具。是語也。激人以所自盡。又以朝夕難期之命動人。如不及之心。

聖人罕言生死之故

明道言釋氏爲怖生死。故說生死不休。極中釋教病根。聖人以生死爲常事。故不說。然聖人罕言生死。非僅以爲常事也。視聽言動。君臣父子。孰非常事。聖人又何故雅言之。蓋全受全歸之。

理只消從人生倫物用功。知生則知死矣。何用
日日研窮刻刻掛念于幽杳之際耶。聖人亦嘗
曰朝聞夕死。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于易則曰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未嘗不言。所以言生死
者。則不過如此。固非以爲大事而不輕言。亦非
以爲常事而不足言。只是說此已該彼。則謂聖
人終日指點皆生死大事亦可。

因果報應。只說於教陰陽鬼神。只說
个位教住天。與學人講。

聖人死後受用

樂以忘憂。生前受用。死時受用。已不必言。死後

受用有難言者。程朱謂死卽漸滅。梁溪子謂如此。是反墮禪家之斷見。豈有賢愚善惡同歸于盡者。而況聖人卽天地。不可以存亾言乎。蓋有則從來實有。而大易不言有無。當時只盡人事。只完生理。可以不言。今佛教既來。人人動心于此。不可反其說爲無。正當直明其實有。但非如冥司勾攝之云。斤斤可測耳。然忠臣義士生而堅貞。既有一念堅貞。故死而不滅。聖人神化自在。不思而得。行所無事。原無凝結不化者在。生

前則死後神靈。又與忠臣義士不同。鬼神或靈於一方。或盛于一時。聖人無所專在。無所不在。無專在者。寂然不動也。無不在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與生時之無聲無臭。何思何慮。一而已矣。聖人死後靈爽于此可思。

聖賢仙佛指靈一致。浮沉碌者何處生活。

聖無生死

天地古今皆是聖人之心。克滿流行處。未嘗有所倚着。凡人一身只是一物。聖人雖同此七尺之軀。分明是個太極形殼。生前原非一物。死後

精神自然周遍。不可作散觀。亦無處說得聚。所以無事時亦寂然不動。到得誠敬祭祀。便來格來饗。或非禮媿慢。卽召其威。亦是感而遂通。總與生前一般也。

然則強良者。死其是亦強良乎。曰。生前不納規矩。則魂魄亦粗浮。久必為太虛。豈須知言。賤不移。感于聖人。故能隨過而安。太極之所以無極也。

戀生怖死

人人惡死。細思爲何。苟非係戀。卽是恐怖。學者但得平生澹泊。一切嗜慾之樂。未嘗耽溺。不覺其有味。則係戀自輕。若云係戀兒孫。則在平日教誨。使足以自立。豈須臨時掛心。若云恐怖。不

知恐在臨死之一刻。還是恐在死後。曾子云。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似從來擔子。此時放下。反有慰幸之意。要之。聖賢亦非慰幸。但破除恐怖。卽認聖賢爲慰幸。亦無傷。大抵生前日日用功。只求無愧無憾。臨死不必除恐怖。恐怖自然除矣。至于用功性命之人。意決不在受用。則係戀有生之樂。較之恐怖。又覺易捐。

不難生是全歸。不難生是無愁。似我數年。但求寡過。而德兩怖。別有在矣。況湯黃時耶。

臨化

去時何物將得去。曰。試思之。戒慎恐懼如何。曰。

稍着工夫湛然虛明如何曰單論本體然則畢竟如何曰不愧不忤有臨去悅樂者如何曰猶有悅樂不如竟無愧忤

死是極痛事臨去悅樂猶有名利心

不朽

不朽之義甚微非名之謂也形而下者必朽形而上者不朽以人身言形色必朽天性不朽有名可稱亦與有色可見初無大異何遽謂非形而下乎學者但思以事業文章立名使果垂于後世不朽者畢竟安在

事業是功文章是言功言猶屬形也德則天性不朽矣天性不離于形也言必存于實也

混沌是大闔

天地一闔一闔闔闔有小有大。自晝夜以至寒暑。自寒暑以至治亂。自治亂相尋不已。以漸成。古今卽混沌亦是必然之理。不過其一大闔時。古來不云肇造。云開闔是陰陽至此。分清不云消亾。云混沌是陰陽至此。糊塗耳。故程子云陰陽無始。高子云一物之氣有聚散。統體之氣無聚散。夫無始則無終可知。聖人生時旣非一物矣。則死後之無聚散可知。

兩間以此二氣即聚散亦不出于洪范外混沌象在別陰陽亦在但有分消糊塗之別

無欲不欲之辨

或曰古稱聖通明也。心之精神也。行造其極也。子獨云無欲之謂聖。然則孟公綽可謂聖乎。曰公綽恬淡士耳。無欲者純乎天理。一毫私意不存。靜則何思何慮。動則泛應曲當者也。豈不欲之謂哉。不欲者一節。無欲者全體。廉于財者又不欲中之一節。

聖心有欲無思

念動爲欲。從此念而躊躇之爲思。寂者無念時

恬淡之士。惟其養命。泉石有娛。以聖人觀之。此即欲也。時不欲。夫論華一節耳。若聖人住于所。則欲則從。遠矣。聖人之心。山林要非。肥。雖負甘也。公綽。子才。未。能如所欲。則從。遠矣。聖人之心。山林要非。肥。雖負甘也。公綽。子才。未。

也。感。者。念。動。時。也。聖。人。念。有。所。動。可。謂。之。欲。不。可。謂。之。思。程。子。云。感。不。在。外。蓋。有。時。因。於。見。聞。有。時。不。因。見。聞。而。天。自。動。也。曰。無。見。聞。而。自。動。不。幾。于。將。迎。乎。曰。將。迎。者。着。于。事。從。心。所。欲。者。理。義。自。活。潑。耳。非。一。事。已。過。而。我。將。之。一。事。未。來。而。我。迎。之。

聖心無可形似

物無足以狀心。心如止水。想得三分。心如太虛。想得一半。惟曰聖人之心如吾心。聖人之常心。

如吾須臾之善心。則可全見聖心矣。

載道破道

理之散見為道理。虛涵為心。道也。道能載道。故心能載之道。能破道。故心能破之。

惟人心與道配。有覺配有理。無形配無形。故能含其全體。入其精微。子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焉。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能載之。破之耳。

聖賢異端觀心之別

心統性情。言學者皆以心為主。當其寂然游思。欲念纖毫不萌。物境事理亦都不着。此時如何。虞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門謂之存。程門謂

之敬及其成功。則工夫亦本體也。着意亦自然也。老氏謂之虛。佛氏謂之空空者。見幻不見誠。虛者見氣不見理。

孔子靜中意象

靜坐二字。聖人未嘗言。然申申夭夭。便是聖人靜坐意象。退藏於密。便是聖人靜坐神情。

靜中體認

揆曰。病中靜坐。覺有見性時。到得畧見。乃是澹極無味。一切意思道理。俱歸無用。覺得無可操。

守蕩然任其倘去無可奈何也。想聖人寂然不動。乃將此至無意味。至無操守之物。惺惺獨存。不知何繇得至此。曰撒然窺見。恐未是性。若是性。安有厭去之理。止因前此未有體驗工夫。病中萬念放開。性之光景。偶從靜中漏出。學須從日用人倫實實體認力行。其有微妙不可思維處。却于靜中相遇。此卽無聲無臭。此卽有根有據矣。要尚是物物一太極。常常如此相遇。久漸融洽。一旦豁然。統體太極俱見。此時自然不存。

意思不着操持。不至倘乎其去也。梁溪先生有詩云。雲開天穆穆。冰泮水融融。雲者天之所無。冰者水之所結。欲消理化。靜景可想。

靜中天理難合

言動之循天理也。易。不言不動之合天理也。難。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宜思而思。思是天理。宜不思而不思。不思是天理。若無所感觸之時。動念不已。卽爲失宜。雖正亦妄。陽明言實無無念時。是自道其戒慎之意。

半日三分各有其宜

文公言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此爲學至切要之法然須乘舟遠行溪山獨處方可行之若居官居家難盡如意其故云一日三分其中列出一分工夫爲應物用既是勢不得不爾且應酬事物正可驗靜中工夫體書上義理不相妨礙更有相濟處。

知性不厭應酬

于身心日親切于世味日澹薄理有固然若云

于性命日精明。日透悟。而于世事日昏暗。日疎慵。則無是事。心跡表裏無二致。安有知性之後。反暗於事理。疎干事機者。蓋心已向內。未見得力。致有厭事之病。爲學問人。宜以應酬還考。

景界助學

靜坐最苦。妄想然欲待妄想祛除。方去靜坐。則無入手處。且只管學坐。每日坐二次。或三次。粗粗用調息工夫。妄念若來。隨卽捨去。又起又捨。數日後亦自漸希。餘時或觀義理之書。以養心。

或聽高人超士之談以空悠或閒步望雲霞聽
泉樹鳥聲以散滯茹素飲淡如是一兩月意思
必然不同但中人根器淺薄汨沒又深亦要景
界相助家中應酬煩俗須是溪山

晝寢

靜坐大率愚蒙者多犯昏塵巧慧有思慮者多
犯散亂究竟散亂無不歸于昏沉嘗思聖人曲
肱而枕豈必晦夜或晝倦亦有之宰予晝寢何
至痛責如此總是一事情思不同假如應物稍

疲。或氣體偶倦。隨意暫息。亦復何傷。宰我必是無志進修。實出于昏惰。曾有人說靜坐不妨睡去。若爾則靜坐何爲。

聖教多說開

夫子立教。知行體用。表裏動靜。常自說開。使人切切用功。到功夫用後。自然見得合處。若先說合處。聞者用功。或反不切。

知行有難一處

陽明言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然惡之之心。

既屬行掩鼻而過。又下一層當屬何事。孟子言
知愛知敬。不復言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之心。
卽能也。言知行一不如言知能。一俗稱能爲會。
如能歌。云會歌。能書。云會書。會本是解悟意。而
以當能字。大有妙理。行字則有時屬心。有時屬
身。如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屬心處。掩鼻而過。便
是屬身處。屬心止是好惡好惡與知覺可以言。
一屬身便是運動。謂知覺與運動爲一。卽有未
安。

知其行字乃存自相連。然知惡臭與知宜卑。知一避陽明先生以聞惡臭爲知惡。惡臭爲行。則掩鼻而過。行中端何也。知然而行。不三辨也。但論則無。此則誠章。未有增出知能字太妙。

不格物之病

學從虛靈直入。其病有二。真者不察于事理之精微。則修身立教。不能無弊。僞者篋裂大閑。反爲鄉人之所不屑。爲惟格知修身之爲本者。始而不敢肆。久之而戒懼出于自然矣。故學必始于格物。然後心理知行。真合爲一。

學要牢着脚跟

爲人在世。牢着脚跟。快尋頭腦。方是善學。不負此生。有等慧士。自負明眼。吾只洞達本原。何必

到處體認心中真謂如此。已是影響空疎。口中
聊謂如此。益將沉溺放縱。譬如失足于泥淖。疾
藜之中。仰頭望山。足與頭一體。安得下截自溺。
上截自超。此種人正與下學上達相反。今日爲
學。且口戒非禮之言。身戒非禮之行。心戒非禮
之念。日積月累。但能懇切。必到光明。實實下學。
則上達有時。空空上望。恐下達難免。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大非易事。儘力邁往。未知到期。小人

下達消甚工夫。一直放鬆與波俱逝。士不可不立雲霄之志。尤不可不求金石之朋。

道一道二

爲堯爲桀如南轅北轍。只有兩岐。其間到不到。各有許多分數。或云只是一路。行者自分明暗。則夷險遂殊。曰此說固然。飲食運動。堯桀何異。其間合理背理。大相懸殊。只爲念頭差。遂成兩路。發念正者。自會尋明。發念邪者。不肯反躬。日就昏昧去也。善惡根明。暗來明。暗根志。向來說。

道一。是真道。一說道。二非真道。二。

聖以方成

聖為中無方圓。人見為方圓耳。方即中節。和圓即未發。十分。為方合。為圓。學者宜四方而圓。猶如博而約也。若謂聖人兼法圓而行。方尤為利說。此

聖人極圓神者。智識極執。方者舉動。問仁問政之類。夫子所荅各各不同。顏淵仲弓于問仁。則有乾坤之異。他人又各別于問政。獨示顏以百代大成之法。于弓獨告以用人。用人亦為政總腦。但與集諸代之大成。又覺不同。其他子貢則兵食民信。子夏則欲速小利。子張居行尊屏。子路先勞。或用其長。或攻其病。無一相似者。義理

圓神因人而示。如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治魯三月。過化存神。其不可測。與智識議論相等。及其行已也。秉禮持義。從未嘗假借一毫。伯魚顏淵。寧令無槲。不肯徒行。無臣有臣。深責季路。羈旅當厄。非賢不主。雖至此等去處。一味方外到底。世情觀之。十分板法。此乃所以爲聖人。是故堯說厥中。至圓至神。上面便加箇執字。夫子說從心所欲。至圓至神。下面便申箇矩字。方也者。合外內之道也。古今千聖。決從方處做成。

一 良知良能

不學不慮。惟孝弟耳。若在事物須學而後能。慮而後知。然非原有是知能。豈學慮所能增入。顧端文有言。學而能。亦良能也。慮而知。亦良知也。正此意也。然孝弟之事。亦有須學慮者。聖人立學。以明倫。皆欲使天下學之。慮之耳。學慮未始非良。愛親敬長。未始廢學慮。參觀之。則于孟子之肯思過半矣。

人倫上認真

聖賢千般德意都爲人倫上認真凡人千般病痛都爲人倫上遊戲蘇子瞻一生大節居家立朝儘無破綻獨喜狎客嫉正士遂得罪于聖門有彼有何惡念有何成心只是將朋友一倫當遊戲看則其病根爾所以聖賢到盡倫處只說曰惟天下至誠至誠何如人是個極認真不肯改乖不肯遊戲之人

教門總歸人倫

千聖教門須撮總到人倫上用放勳五倫至誠

大經已自提出餘如伊尹言覺是覺于人倫孟
子言著察是著察于人倫集義是集于人倫周
子無欲是無欲于人倫程子主敬是敬于人倫
若克己若無我若萬物一體總在人倫上做父
子兄弟之間又是人倫起處使于此稍存軀殼
自私之見安得高論別處

人身中天載

天載上無可著處想一著處想便是思而得勉而非天載矣持思勉
之功數載若能到無聲臭地位况虛想尤足淆亂其心并無偏倚偏中者哉

在人身如何是天載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
人身中無聲無臭處也但于義理熟之莫從天

載上虛想。要犯好知不好學之蔽。

無聲無臭

無聲臭中做出無聲臭。未方是生識。化石則通于無聲。兩無聲。無臭。極山無有耳非絕無也。

揆問人倫。日用上便是無聲無臭。此義茫然曰。大賢以下難說此句。聖人心同天載。則形迹皆天載也。子欲無言。是無聲無臭。諄諄教誨亦無聲無臭。寂然不動。未發之中。無聲無臭。飲食啟居。無行不與。亦無聲無臭。晬盎不言。而喻面背。四體皆不落聲臭矣。言動都是器。都是形。而下者。其中點點恰好。節節自然。不着一毫思勉。此

卽是道卽是形而上者。蓋聖人根源透徹工夫。純熟到得言動自然合理處。如何運量如何發揮。此際神妙其實不容思議。豈非太極。豈非無聲無臭。耶。佛家不濟全無磨不磷。涅不縮。水不濡。火不熱。手段。怕在人倫事物中。滾着形迹。一筋斗翻出方纔也。落得個無聲無臭。世人實用工夫者。少分此二層不出。浪道聖人反不及佛。亦何怪焉。聖人云。下學而上達。從人倫日用形而下處。實實踐修。而所謂無聲無臭之太極形。

而上者已達矣。張睢陽云：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徑說得渾合，不識此意。雖終身斤斤于言行，恐成行習之小儒，不實用力，懸想于無極之真則異端而已矣。學術既誤，大亂必興。試看古來人相食之禍，專在虛無大熾之日。

踐形

在物爲聲色，在形爲耳目。用耳目爲視聽，效于視聽爲見聞。見聞得其正，爲聰明。聰明返于自然，爲哲謀。于是形色天性一矣。莫非無聲無臭。

之天載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非禮勿視，勿聽，而未返乎自然，猶與聖人一間。

天知聖

天既無聲無臭，何以知聖？正惟聖之上達與無聲無臭合爾。

道密於器

人或誤用聰明，何如不視不聽，立卷其聰明，才誤用聰明，道在是也，即不見不聞，道豈不在乎？何玉以禮視道。

或曰：耳目人人具，而不能人人聰明，是天下有道外之器也。器依人，密道範人，疎也。曰視則見，聽則聞，不視不聽，不見聞矣。以禮視聽而聰明。

盡視聽不以禮能聰能明者故存焉是耳目有時離見聞而聰明無時離耳目也道之範人密器之依人疎也道不可離不亦信夫

江河性清

長江之濁也每有清水介其中縱橫如線濁者土汨之也清則江水之體也江河與清泉同一清性以其奔流故難見汲而澄之則清性復矣復性以靜爲澄終日擾擾猶江河之奔也于是有自疑其性惡者

性善惡

孔言性近孟言性善似不同矣。孟子之言實以
闡孔子。荀況言性惡程子言惡亦是性似同矣。
程子之言實以砭荀況。陰陽和粹克滿天地人
身受之亦此和粹之理。從善說性自陰陽說至
人身孟子卽性說善見人身卽此陰陽非所以
闡孔子乎。氣出于理而不能皆善。況不見理惟
見氣又不見氣之全。見其偏故程子兼氣言性
而云惡亦未始非性。蓋指氣中之一半言非謂

理善而氣惡也。非所以砭沉乎執氣言性已昧其初矧偏指其濁且薄者而謂之惡是惡人皆順性善人皆拂性其迷禍可勝言哉。大抵氣不能盡如理非氣反乎理。

善只是生意

人得天地好生之德曰生則善字乃一種子未經發洩烏有可指之物

性無可言善字只指點其中生意如桃仁杏仁其性如何可言却須是謂其中有生意此生意能幹能枝能葉能花須是呼之爲善此生意與告子生之謂性生字迥然不同告子是指其可

見者是形而下。他想性中如何有可見之好處。所以須云無善。此生意是不可見者。是形而上。原非謂性中有一粹美可指之物。則直謂之善。而理本無形。太極本無極之旨。自了然矣。陽明子誤認善字。遂云無善。分明是無上。又加無也。我故云。彼誤在善。不誤在無。

言有所必窮

言不盡意。正以言必支於意。如明明德盡矣。而必言新止加三在字。似果屬三條。性只是仁仁。

之周流鬯遂曰義仁之退讓不競處曰禮仁之有分別處曰知所謂亨利貞不過形容元字而云君子行此四德者似仁果居四之一矣語言文字不得不然在觀者善會之非言者有掛漏也故聖人云言不盡意蓋有不盡之時有反支於意之時不盡故支支終不盡語言有所必窮故也言性言上達大都類此

性習氣

嘗語所親云凡童子教以朴素長猶患奢教以

敬慎長猶患肆。教以忠厚長猶患澆。今導之奢肆澆漓。吾不知其所底矣。或曰是說也。如性善何。曰性萬古無變者也。下之習因上之教者也。人所稟之氣質。因天地國家之運者也。堯舜上壽。孔子中壽。顏淵且夭。西漢以前。兒童無痘疹。非天運耶。一代之初。人多淳龐。其末季人多澆漓。非國運耶。世教隆。民習于善。易習于惡。難世教衰。民習于惡。易習于善。難從所衆也。上所操也。爲今之童子。欲其幼聞惡言。而長爲善士。猶

集穢而求香得乎。是說也。于性善何礙焉。或曰。惡亦是性。其卽情耶。曰。氣質也。非情之謂也。指其身曰。吾癯弱如是。豈意也耶。氣質者。居理之後。居意之前。

物人聖異同

人所以異於禽獸。止是幾希。君子所以異于鄉人。反有千里。君子與人。既是千里。堯舜與人。却又一般。

人物異同

或疑人物同處在色利上到得名之一字便迥然不同禽獸決不會好名曰同則俱同異則俱異名者何也氣也喜譽惡謗喜順惡拂總只是好勝毛羽之倫見犯則較亦是勝氣雖不知名而人之好名求勝者其根實與之類豈獨牝牡飲食相似耶曰然則何謂俱異曰以化生爲色非滯也以仁義爲利非貪也以慊心爲氣非好勝也是皆異

逃性者原未見情

問孟子以情證性。每見至惡之人。動情甚惡。安足以證皆善耶。曰。雖有至愚痛癢覺苦。調和覺其在于形骸。痛本惡類。和本善類也。饑食渴飲。適所求則榮。乖所求則瘁。在于臟腑。適本善類。乖本惡類也。悍戾奸狡。獎借之則歡。叱咤之則怒。在於稱謂之間。獎借本善類。叱咤本惡類也。夷狄嗜殺。然傷殘其父兄。必仇撫育其子弟。必感在于遇待之間。傷殘本惡類。撫育本善類也。形骸可以徵性。九疇可以省性。善稱謂可以

徵性善。遇待可以徵性善。則雖桀紂楊廣。皆有善情。顧彼見情之膚。不見情之裏。見情之浮。不見情之實。總只隔却一層耳。若真自見其情。安得不信性善。迷者徇慾。忘性惑者。因指慾爲性。性其如迷惑者何。

情悅善最切

人情悅貴盛壽考。不如其悅賢。孔子布衣。而以此後世之帝王。則靡不欣然。唐虞無繼世。而指之爲堯舜。亦未嘗諱其不傳。謂人顏。莫以天嫌。

謂人跡莫以壽耳。桀紂唐明皇以呼凡士。則或怒或慚。情之欲善也如是。果何緣耶。不知性者。以情爲飲食男女而已矣。則將以此欣悅慚怒爲矯揉爲天然。

識性而爲善始誠

或問人志爲善則爲善而已。終日紛紛辨性何爲。曰此正爲爲善之故。不知性本善則以克己濟物爲矯強。知性本善則以克己濟物爲自然。人當爲其自然者。不當爲其矯強者。此人人所

明也。置性不講爲善皆僞。曰村嫗牧童目不知書耳不聽講。慈孝出于自然。安在其必于識性也。安在其不識性而爲善皆僞哉。曰此如太古之民。元氣不鑿。純性用事。原未嘗立爲善之意。今立志爲善之人。已是知得世間有爲惡一路矣。自然率性不能如太古之渾龐。而欲如太古之不知有性。則所爲善皆爲之于事而已矣。皆調停世故。諧適人情而已矣。安得不流于作僞。

倒行可化爲善推

澹泊父兄結納儕伍。放僻閒居。見人揜著二者。皆顛倒之甚。然猶知結納則情意未斷。厚所薄者。未嘗不從。厚所厚而來。揜其不善。則羞惡未滅。詐善者。未嘗不從。真心欲善而來。雖倒行逆施之心。可轉令善推所爲矣。惟處處不顧情面。公然以惡自居。此却無牖可入。或言詐不如直。陰惡不如陽然。此徇慾直任之人。自是本心喪盡。直以有恥無恥論。不以惡之陰陽論。

忠信卽上知

遇事不肯浮游。逢人不肯辜負。說話不肯自欺。
方謂之忠信人。忠信二字原是有知覺而不張。
皇。表。暴。者。與。固。聰。明。聖。知。雖。有。淺。淺。都。是。一。路。
試。想。他。處。處。認。真。無。分。毫。苟。且。何。等。知。覺。在。今。
人。使。乖。打。騙。只。爲。胸。中。不。知。有。不。安。處。故。乖。巧。
與。昏。憤。只。是。一。個。念。頭。靈。覺。與。忠。信。只。是。一。個。
念。頭。夫。子。說。到。人。品。極。至。處。不。說。大。善。大。惡。只。
說。上。知。下。愚。忠。信。之。極。不。肯。違。一。點。本。心。乃。上。
知。也。機。巧。之。極。不。肯。存。一。點。本。心。乃。下。愚。也。

情欲嗜慾之殊

情欲是善惡統名。嗜慾有惡而無善。嗜者情所專向也。慾者欲之係於心也。雖出于正亦累。

克復不可直作一事

克。已。是。欲。根。潔。潔。淨。淨。復。禮。是。到。處。緊。緊。嚴。嚴。不。可。直。作。一。事。譬。如。色。根。已。破。有。人。邀。入。娼。家。斷。然。不。往。若。說。已。除。色。念。便。視。何。害。克。已。工。夫。卽。不。密。矣。聖。人。恐。得。手。之。後。或。更。脫。手。故。兼。下。此。四。字。雖。昔。賢。說。克。復。乾。道。蓋。因。廓。然。消。化。只。

在一提醒間其實四勿之緊嚴乃以乾兼坤者也。或疑如此緊嚴乃似守禮何名復禮曰守禮是見有禮在以身從之復禮只是從不染一毫非禮之事還其天然之理要知四勿與四毋相似十分斬截非徑自然斬截不出于勉強之意乃所謂自然爾。

大學易大象

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玄者切之萬世師德斯其大者。

易不可易

後天八卦專爲入用故進坎離于南北然以人事言代父母者宜在長男長女今不進震巽而進坎離何也進震巽則有專擅之嫌卽坎之九四所謂突如其來如者進坎離則以中男中女代父母之勞而不嫌于擅又五行之用水火最大正位南北不亦宜乎觀于人身水火交則無疾或見文王移易方位疑後世又有易者然而至易者用也不易者理也後天方位所以行先

天。之。理。伏。羲。未。嘗。易。天。地。文。王。未。嘗。易。伏。羲。而。誰。能。易。文。王。

易益

讀易不分久暫。讀一日。有一日。益不分偏全。看一卦一爻。有一卦一爻。益不分深淺。隨人意見。有隨人之益。惟不實體諸日用身心。則總歸無益。朱子云。人未經歷天下事變。早去讀易。粹難理會。未得受用。竊疑如是。是易止宜于遲暮。不宜于少壯矣。夫子晚而好易。殆壯年急于行道。

未暇編摩。非謂百世下。凡爲後生者。未許得易之受用也。程子云。六爻人人有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賢衆庶各有其用。而朱子亦云。易大槩欲人修省。非必占事而後戒。平居玩味其理。于吾所處地位。當合如何。此真學易之法。

無極卽形而上

孔子不言無極。自是不必言。明言形而上矣。太極旣形而上。非無極而何。後來空寂之門益盛。俗儒漸淪太極爲渣滓。元公不得已。又言太極

本無極時使然也。止中明形而上三字見太極與辰極之極不同。辰極目見太極心見。

無極重在無

老云無極無際無彊也。周子云無極無聲無臭也。其旨猶江河之異源乎。或疑無極本老子。因其圖有所自來而不悟無極之非彼無極也。老所重者極也。周子所重者無也。

繼善

一陰一陽之謂道。似道只在陰陽。繼之者善也。

似太極反繼陰陽之後不可不思。

誠明明誠

誠則明。明無分數。若有分數。未名爲誠。明則誠。有分數。一分明。便一分誠。天道人道。其實不同。須如此分別。方有下手。若論道理究竟。便說誠卽明也。明卽誠也。亦不差。大槩天下至理都如此。認得破時。分析也得。渾合也得。揣摩言之。分析也。謬。渾合也。謬。所以程朱論道。間有玄妙類于釋氏者。亦有粗淺類于諸子者。其實所見不同。

在此則是在彼則非徹須思索。

正心

正心無工可言。工在誠意。心之正不偶邪。猶性之善不偶惡。靜虛無繫而已。

齊治平

家人皆以情勝。長幼嫡庶。幾許參差。我之用情不齊。則家人之心皆不服。不服則不能齊矣。我有父母。見我之用情不齊。則心懷歉歉。俯之不能齊于家人。仰之亦不能齊于父母。故總曰齊。

也。百里數十里之間。人情風土。便有小異。不可
不。因。之。之。道。要。在。能。辨。辨。之。則。可。使。通。國。各
得。其。所。故。治。者。辨。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周
必。分。而。治。之。要。使。同。歸。于。大。順。民。無。奇。行。官。無
奇。績。彼。此。不。得。相。形。斯。成。極。治。東。漢。多。風。節。良
繇。習。俗。卑。污。孝。文。時。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亦
因。循。吏。之。少。唐。虞。成。康。乃。可。曰。平。則。齊。治。平。三
言。能。體。之。者。難。矣。雖。曰。修。身。爲。本。要。當。隨。處。各
有。工。夫。第。繇。本。及。未。不。大。費。力。

根於心

所性分定。人人盡然。仁義禮知。根於心。惟君子能之。栽植非一日矣。若以不加損。獨歸君子。便不識所性。

四德聯舉各異旨

聖賢數言仁義。猶春秋也。錯綜之也。仁禮存心。春夏也。收藏具其後矣。已物仁知。春冬也。舉其首尾。中藏備焉。義路禮門。夏秋也。舉其中見首尾焉。惟不並言禮知。夏冬各不可無始也。不並

言義知。肅與閉。不可純用也。皆道也。而有別焉。自然之理也。聖賢之慮也。

仁義

秋對春。不過。義對仁。不過。

絜矩卽一貫

曾子傳一貫。不言一貫。而言絜矩。其義一也。在道則言一貫。在天下則言絜矩。此矩卽從心所欲之矩。聖人不必言絜。絜之則是忠。恕其于學者。最有把握。湯武反之。亦是絜矩。

庸字形容中字

庸非對中而言。是將庸字形容出中來。中者庸之體。庸者中所顯也。人發念尚不可覩。聞喜怒哀樂且未發。則中何覩。聞之有故。以庸形容之。庸須就言行看。夫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若寵統說心說理。反混聖人說庸字之意。

中無事物可擬

道一而已矣。中一而已矣。中不可見。見之于和。自昔聖人之作用。舉八元。屏四凶。皆和也。何事。

是○中○惟○和○則○發○揮○出○中○字○來○中○無○可○言○言○之○以○
庸○自○昔○聖○人○之○日○用○勉○不○足○慎○有○餘○皆○庸○也○何○
物○是○中○惟○庸○則○形○狀○出○中○字○來○博○博○厚○高○明○結○以○
天○之○所○以○爲○天○不○及○地○也○溥○博○淵○泉○結○以○配○天○
不○及○地○也○知○化○育○結○以○浩○浩○其○天○不○及○地○也○無○
他○天○一○而○已○矣○地○止○是○天○中○之○凝○聚○處○在○彼○則○
觀○和○與○庸○而○中○見○在○此○則○言○天○而○地○見○指○點○之○
法○相○反○而○通○

樂異於喜怒哀

七情之中不及樂。樂者性也。未發時不可言喜。怒哀可以言樂。七情皆有所觸有所着。樂無觸無着也。故曰樂者心之體。樂止是安然無事。意若時時愉快。近喜近愛。近欲非樂本色。故學未見性則不能樂。

以方外說直內

伊川先生以整齊嚴肅說敬。入門處最親切。有把握整齊嚴肅。自是方外。外方則內有倚靠。游思雜想不容出來。子說敬義立而德不孤。成德

如此初學如此。徹上徹下。義以方外。制事慊心。俱包括正衣冠。尊瞻視。是方外一事耳。

敬無二意

敬對怠言者。奉持之意也。對肆言者。斂飭之意也。對紛散言者。專一之意也。對昏擾言者。精明之意也。總是提醒此心。卓然自主。不掛一絲。實無二意。

必有事

必有事。卽集義。正是躁。总是怠。丑不思養氣。急。

問浩然如何形容卽形容之丑胸中不曾有此
物如何理會如何想見只此一問便是正的根
子勿求于氣勿求于心便是忘的樣子義襲而
取便是助長的樣子上二件只是不會做工夫
却非僞學助長直是作僞義襲如衣襲于身全
非吾身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天下惟此種人
最多所以特闡一段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可見當時僞學已遍天下又云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見浮僞之心一萌終不可以入道學者惟

僞病難醫。

孳孳利善之分

孟子說孳孳爲三字。是大有經營在。非寂然自守而已也。伊川先生以計較是利。無計較是善。闡發至微。愚謂爲一身計較。是利爲天下計較。是善。譬如從心不踰矩。不思而得。周公豈不到此地位。觀其兼三施四之時。曉暮躊躇。蓋雖聖人。須如此仔細詳審。方無一毫誤。天下蒼生爲君爲相。日臨萬幾。與隱居燕處。實有不同。不得

謂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冥然一槩。何思何慮也。執此論學。弊流爲禪。誤世將長。將大。若論心體。則明道先生所謂百官庶務。疏水之樂。在中。實無一事。此百慮而何慮者耳。孳孳爲善。且勿言何慮。須使百慮皆從公處起。若自覺自了。雖湛然一。無計較。亦是利學。

識已自其爲人

聖賢大都勞心神。禹更兼勞力。總是爲人。自世情觀之。未必無不甘之念。豈知聖賢正自願此。

未成而急急。既成而安安。無他。世人見一身爲已。聖賢見天下爲已。自然親切也。後世人全忘此意。覩有爲鄉邑者。且共起而非笑之。況爲天下謀。爲後世謀乎。益以爲無謂矣。學之不明。無怪其然。

獨善對天下言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勿安之徒。鄉里薰其德。士善其身。未有以獨善終者也。對天下而云耳。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

有以成人。

善或涉於有我

有貪者曰多取之。可以肥吾囊橐。有廉者曰少取之。可以顯吾宦途。有學者曰不取之。乃以成吾清節。清節之見高矣。然猶是形骸之見。義當取取之。而心安。則取之。義不當取取之。而心安。則弗取而已矣。此之謂性學。其他用法之寬待人之謙。悉以此推刺與倨。君子所弗居。不足辨也。寬與謙。君子所以自持。不可不格也。惡皆

出於有我善未必合於無我格此之謂物格。

無欲無我有殊處

或問無欲卽是無我否曰固是然亦有無欲而未必無我者如沮溺莊列之流實無求于世然全無萬物一體意思他看得知其不可而爲之時時是失着伐木絕糧處處是受虧只揀便宜的方做豈不是我相其最上者如曾皙邵堯夫陳白沙灑灑落落浩浩巍巍儘有與物同春氣象如聞洛陽橋杜鵑便慘然不樂此等心腸已

與沮溺懸殊。然決不肯粘身在內。如鳳凰翱翔
千仞。胸中尚覺得自家是個鳳凰也。大都沮溺
無營求之累。亦少惻隱之心。曾邵有同憂之心。
不爲同憂之事。雖非形骸意見之我。畢竟將自
身列出在萬物之外。須如孔孟濂溪明道吉甫
與民同患。時刻不忘。方是一體萬物。方是真正
無我。

窮理有人己之判

窮至事物之理。窮至爲人之理也。窮至爲人之

理窮至爲己之理也。譬如取與一節在我必不可妄受。然孟子云取非其有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可見聖賢待人。有不必窮。至處知人之有所不必窮。卽窮也。知人己之窮。有所不同。卽窮也。此厚責躬。薄責人之道。然則君之視臣。其事我者。未必如舜。不盡以爲不敬也。臣之視君。其治民者。未必如堯。豈敢以爲賊其民者哉。化枉格心。正于此用。乃爲自盡其道。

理窮黨化

認黨爲理之所宜有使後人宗信豈不爲世道之憂此非習氣難化畢竟竊理有遺也。總知黨之不宜有則廓然消化豈賢者之所難。

護短是名根

護短只是好勝。好勝只是名根。試思一時有錯或過後自覺其非。或因人言救正言。卽改言事。卽改事。我旣暢悅人亦心服。心服則必稱揚。豈非盛德。豈不令聞廣譽乎。一懷護前之心。于是多方飾非。昧心害事。無所不至。豈惟害人亦終

害已。豈惟失名。且終得禍。護短之失。如此。智者自思之。

厚或爲刺

仁體不明。往往見近而忌遠。一當要路。孳孳以引拔交遊爲長。厚豈知不問賢愚。則一貪子一殘夫。立于民上。鄉國之受其荼毒者。幾千百家矣。厚耶。刺耶。又如親戚有事。求伸若槩。爲協力。或他人之理實長。因吾言而受屈。厚耶。刺耶。故學者貴明于萬物一體之真意。引拔須擇人扶。

助須論理。斯不以近廢遠。

天地聖人

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天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心察乎理。天理無心而自察。

三才心異而同

天地與人心。儘有不同處。天地無心而以氣用。氣之所旺。禎瑞出焉。王莽祖墓亦有靈異是也。人心則必歸仁義。不歸強暴。其附嬴秦者。劫於威。頌莽功德者。受其欺耳。及其稍定憤變。隨之。

雖然天之見禎于小人亦未定也。既克有定。災
變旋作。則無心之心。與下民之心。定于大同。然
夫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惟聖人之心。常定
然。天地生聖人者也。故雖聖之至者。僅能配天
地。非能過于天。異端自謂過天。是不知本。

人皆可爲堯舜

子愛父母。無一點僞心。乍見孺子入井。無一點
欲心。堯舜與人同。謂斯也。人皆可爲堯舜。謂斯
也。若夫神智鴻才。良繇天縱。孟子孳孳一生。未

能躋堯舜之域。而況他人乎。善學聖者。勿慕其聰明。惟思其誠慤。亦非思聖人之誠慤也。自存而自擴之。

有而不與爲禹發

秦漢以來。人主不以安天下爲心。以有天下爲樂。與之也。不與則可以授他賢。與則已子之中。猶有與奪扶蘇如意。皆以不終。蓋雖始皇之威。漢祖之雄。不能保其子。與之害。至于如是。禹德不及舜。分量然爾。不在禪繼之間。若令茲念有

差尚奚云聖。夫子獨以傳賢傳子者。竝稱不與。其肯微哉。不然舜之念天下。豈待闡揚而後見也。斯語也。發禹之幽。不光舜之顯。

大禹無間

禹無間然。註謂豐儉得宜。說者頗病其淺。看來盡力溝洫。亦難言豐。只是獨存一爲君之心。無一毫受享天下之心。叅雜其間耳。凡人理欲兩念相參。便有間。如九分理一分欲。此一分叅入。便是間隔處。縱使不遠之復。此隨斷隨續。豈非

間乎。卽顏子三月之後。一念或違。亦是有間。故無間非聖人不能。或疑下三者都着事說。或者禹德猶粗。不知事與心。豈有二處。到如此纖毫不差。豈是斟酌勉強所能得。或又疑爲君之事。未盡于三者。夫子隨舉以例其餘。夫饗親饗帝愛民。豈不足以盡爲君之責。至于孝親一念。達于庶人。何獨君責此。又二者之本。曾有不愛其親者。而能體天以愛民乎。禹之行事。雖一一精到。夫子言語。亦一一分開。到得道理。莫非一貫。

觀聖德不在聰慧

文王生數歲舉家便知其有聖德不知在何處
觀之曰孝而已矣只是孝得周到曲盡便是通
明便是聖處其為世子也問安視膳多方想少
小時卽是此根脚後世有從小穎慧絕倫者號
曰神童其長也或無成或小成故通明是聖然
觀聖德決不專在聰慧上

生知安行指學道

從幼小時內不萌一點嗜慾外不染一毫世味

惟知學道無所勉強。此謂生知安行。非謂堯始
立時卽已巍巍。則天孔子十五志學卽能從心
所欲。學者不必慕生安。小時已誤。徒追何益。不
如從今發憤致思。于成功之一耳。

顏子教萬世

視聽言動。因請目而發。斟酌虞夏商周。因問爲
邦而發。博文約禮。亦仰鑽後一嘆所發。後世始
知大聖人教門。顏子平生無言。而元公以爲發
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似謂其功過于曾思。

之大傳中庸也太極從未有圖造自元公與顏子相似卽微通書四十篇其功已倍蓰諸賢矣或乃謂其立教未備不及程朱聖賢功德直以言多少計耶。

顏子不輕任

舜何人也固是顏子志大亦因自覺得有此力量不然或成嚶嚶之狂者又其下則大言不慚生聖聖爲主

揆曰旣用聖聖爲主則知之矣旣生聖聖爲主

所主者何事。用舍壽夭皆自主耶。曰否。仕止久速自主也。用舍不自主也。修身立命自主也。壽夭不自主也。觀孔顏則知之矣。欲從末繇志至而力未至。顏子于作聖猶有不能自主之意焉。孔子則無是矣。希聖而聖。希天而天。天縱之而不能禁。故曰既生聖。聖爲主。非聖不可以言自主。

學到聖處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然未敢便謂是聖人。

何也。曰：學者覺也。孟子覺悟已，到絕頂造詣，涵養恐尚未化，太抵高明之人，竭其心思，無所不通，要便到從心地位，却甚不易。後世如伊川橫渠，識悟議論，豈無聖人透徹處，所謂造道之言，非必言其所已至也。

學孟子易差

修道之教，無成法。孔終身言好學，孟言求放心。孔言致知，孟言良知。法孔者無如孟，以其時漸外視學問，指仁義爲戕賊，故也有偏而後有修。

修偏者必以正。孟子直截，非以修世偏歟。孔子進求退由，亦此意也。象山陽明皆祖孟而遠孔，故程子曰：學孟易，差學孟而差，豈其能孟。

孟子開頓悟之門

孔子一生語修語，漸學者悟門。頓機皆孟子關出。要只發聖人，不言之蘊耳。一生願學正遵守，其學問豈模彷彿其行藏。

漸然後能頓

孔子曰：一日克己，朱子亦曰：一旦豁然頓也。其

實漸中之頓也。疇昔研究俄而決焉。疇昔操持俄而脫焉。蓋誠有之。若夫一生昏惰及其沒也而湛焉。乍明萬萬無有。

救時仍計長久

聖人不當其時。不語其道也。隨時而立教。又足以垂萬世而無敝。孔子言學子思明性。孟子直提一心。各因其時也。然皆萬世而無敝。爲慮長矣。程之主敬。其庶幾乎良知之敝。不百年而已見。

問學德性同歸

朱子知行竝進、何嘗不重覺悟、只似多却推駁、
象山一番、然非自爲爲後世也、象山立身實無
可議、陽明大類之、無忝躬行君子、只多却推駁、
朱子一番、顏曾木卜同在聖門、親領德旨、其用
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
聚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入門不妨異、
朝聞夕可歸宿、必同用力不妨異、設誠致行起
念必同

荀楊真假

楊雄本無意學道。所以不顧大節。荀子實有意學道。可惜不見本原。一真而膚。一沉而偽。韓退之亦被楊雄瞞過。宋文公出方。是千年照膽鏡。雄爲狐妖矣。大抵立言垂世之人。後世聖賢放出知言眼力。又立箇論世方法。任是老奸斷逃。不過太史公亦云。旣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此二語極好。只觀蘭陵令厲人憐王一書。超然于春申之禍。視艸玄投閣真假瞭然。

明道與思孟別處

聖賢言語皆爲人修道。直指道體者少。其所言或微有迹者。是不得不如此說。孔子言操則存。心如何可操。又將甚去操。他出入無時。心如何出入。蓋只是說意。意乃心之所發。亦可以言心也。孟子直言存心養心。而後賢已謂多却存字。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實理實事。贊化育亦是實理實事。明道先生謂氣則只是氣。說甚充塞化育。則只是化育。說甚叅贊。此皆直指自

然故以思孟之言爲有迹也。養成浩氣。確乎與匹夫匹婦不同。聖人得位。艸木蕃。魚鱉若。雖非有加。到此方無虧欠耳。天下安得皆生知不思之人。見最上一層事哉。夫子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與贊塞何異。思孟說盡道之功。程子徑言道。說盡道之功。却不妨道。徑言道。或妨修道之功。顧端文有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

橫渠陽明語別處

橫渠云惟聖人道無進退。程子亦嘗言之。惟陽
明云堯舜以上善無窮。橫渠所言心也。乾行不
息而已。安有進退。陽明所言事也。事業遇時而
成。安有窮期。若亦以心言則非也。橫渠之言似
淺而實安。陽明之言似深而有病。

程張深淺

深造則日深。張獻公以之。深造則顧淺。程純公
以之。其云原來只是如此。中夜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也。所謂易簡。所謂如此而已矣。皆此

景界獻公一生蓋未到此。或云學問愈膚淺愈佳。此又鈍拙無悟粗心不患者之語。

二程

純公作用之妙。過于言詞。正公致知之精。過于涵養。神宗英銳。遠勝齊王。齊王聽孟子言。數數感悅。純公面談上。劄神宗漠然。意者言下機神。猶遜亞聖歟。至其屢令劇邑。過化存神。且放青苗。機同獵較。溫申作相。豫知激禍。至矣。不可尚矣。正公經筵存自重之見。箴規少自牖之方。察

友遺渙羣之誦然窮理傳易盡性知天思孟所
未發者悉闡自先生使後學無不剖之疑無難
用之力三代以後一人而已兩夫子竝產于一
門噫何其盛哉殆與達适隨駟齊駕爭衡者乎
十亂遜于五臣安知二子不隆于八士

真儒醇儒

爲真儒易爲醇儒難康節象山陽明莫非真儒
粉飾之心盡自謙之意專矣醇儒非周程張朱
不能當他人未免夾雜是儒之醇者真又不足

言而後世第求醇于議論不問躬修不探造詣將舉訓詁淺夫鋪張僞士而羣目爲正學也醇儒反易得乃爾乎或言非醇不足爲真此又近刺康節象山之流寧可呼之爲假故必先求其真次核其醇。

三代下有中行

三代而下德性中行惟武侯汾陽王二人武侯學甚澁迹有微岐于王道者汾陽王全未知學徒以才識度量成功業威望因功業威望係天

下安危及爲中書令。則于格君心保太平之道。缺如也。然事君處世。雖窮理盡性。何以加。惟誤殺張曇。逐吳曜。亦不遠而復。好樂繁華。則無理。義悅心之故。耶武侯微汾陽。大使及聖門。一爲顏一爲孟矣。

陽明學似伯功

王文成一出。雖初學者。皆藐然有輕朱之心。其雄傑者。自以玄解捷徑。超然獨得。實沿文成之習。而忘其所從來。一毫初非自得也。文成有詩

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躋鄭于朱加以影響二字排詆已甚至比其弊于楊墨曾見遵守矩矱之士反蹈無父無君之罪乎又云溺于見聞導奸滋僞吾觀陽明門下與今百年來流弊則口舌機鋒而踐履多慚者往往有之若伊川晦翁之徒或有拘守矜莊之過正無奸僞之弊也先生存日曾覺門弟子有空談玄悟病端頗爲致戒乃以此過譏前賢殊非前賢所應受則毋乃微挾勝心良知猶有或掩之處

歟。謂之異端。則不敢謂之正學。又未安。頃處士

鄧元錫撰

皇明書列薛文清輩爲道學別

王門爲心學。心學先生自謂也。然謂吾乃心學。而非禪學。其居心學者。致良知也。其不居禪學者。不遺人倫。不捐事物也。夫所謂致良知者。非創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堯典言明峻德。言峻。恐未見虛靈之卽爲德性。夫子易峻以明。使曉然知此德。不過吾心之知覺也。其功則言致。知卽明德。致卽明之耳。不言良。良可知矣。孟

子以不慮爲良知而未及于致陽明就致知之
中補一良字于良知之上加一致字融孔孟之
意而爲言非創見也不過明明德之別名也救
弊而發于喁唱和汎掃訓詁無伊周之澤有夷
吾舅犯之功其不居禪學者誠知人倫不可遺
事物不可捐也然云心無善惡物無善惡非平
等之說而何良知者是是非之心也無善惡又何
是非無是非又何好惡無好惡又何黜陟勸威
無好惡何以誠身無黜陟勸威何以治天下欲

不謂禪得乎。然而先生真能治天下者也。才則然也。豪傑之才亦豪傑之學。自漢以來。道學之有用。彰著奇偉。莫如先生。蓋其精明堅定。因不動心之故。愈能展舒其才智。得利于學者良多。足以救董生而續濂溪明道。使後世鑿鑿乎信學之不可以不講。而心之不可以不操。斯又孔子孟之大功臣矣。儒以少用爲後世輕。自董生始。儒以大有用爲天下重。自先生而復。

須用天下第一人

孟子而上。其學皆修身以治天下。體用未嘗離也。漢四百年。僅得董生一真儒。言大人言德刑。言誼利粹然無疵。而體用之分實自董生始。使之爲政。安內攘外。必無毫釐之功。抱其徒善不究心于良法。內奚繇安。堅執和親。以爲禦戎長策。外奚繇攘。故使後世功利之徒。輕儒者之無用。始于董生。張南軒有言。爲治者多不本于學。而爲道者反不涉于事。括盡漢以來之病。至文中子而體用復合。然讀其書。大都遵名教守禮。

義品。騭人物。稽考制度。而于窮理盡性。未底精微。則所謂體用合者。僅合以踐履。非合以性天著察也。蓋是。第一流天資。而不得大聖爲之陶鑄。有速成之心。又天奪之年。故所造止于是。朱子謂其高于仲舒。而本領不及。然使更居世二三紀。邂逅文皇格心。移風當不僅貞觀之治而已。隋唐之間。有此俊傑。而唐不及用。宋有濂溪明道兩夫子。而宋不能用。當是時。房杜王魏皆其及門。非不大行也。韓富范馬同心。斷金之朋。

非不繼相也。然皆非天下第一人。周公而後天下第一人。常不得效用于天下。自孔子孟而已。然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陽明用而不用

如賢嫉能。人臣首罪。人有才德勲勞。則主上釋其憂危。天下荷其奠安。我亦與享太寧之福矣。正宜贊成之。愛樂之。徼徼之。何爲而反忌。此非獨于義難容。亦情所大不可解也。其嫉之巧者。于功德隆重之士。不遺明斥。則爲術以擠之。昔

張羅峰居政府聞王晉溪推服陽明甚加慕尚
欲引與共事而桂萼大不欲乃薦平兩廣迹似
急公實以斷其入輔之路使文成得輔明主廣
拔賢能豈憂平蘇受者無人哉以薦爲擠奸臣
之。淡。曲。而。難。察。也。如。此。故。文。成。似。大。展。其。用。而
實。不。得。用。似。累。建。不。世。之。功。而。總。非。其。安。天。下
定。太。平。之。功。人。見。其。制。敵。之。能。不。得。盡。其。新。民
之。事。亦。千。秋。之。恨。也。所。謂。天。下。第。一。人。常。不。得
效。用。于。天。下。又。孔。孟。文。中。子。濂。溪。明。道。而。後。之。

變局云惟孔明身兼將相屈于國勢惟先生將而不相屈于職守

良知家原重篤行

陽明之學最重篤行全本人倫彼惡世學之襲取于外故專反事于內乃以求自慊之意輕見聞非反以口舌見解窺躬行也特因創爲心得駭之者衆遇信向者卽津津引掖稱許不暇觀行曾未幾而其及門之士往往議論機鋒自負聞道稽其踐履有媿中人陽明蓋亦尋悔其

立教之不能無病矣。病不在致良知。病不在知行合一。病在無善無惡。如云欲觀花。則以花爲善。欲用艸。時復以艸爲善。豈知此獨可言花艸耳。若禾之與莠。便實有善惡。豈有愛莠而厭禾者耶。偏而不通。近于遁矣。世間實有君子。實有小人。何可謂從吾分別心起。其徒自得此說。遂有混同清濁。輕忽操修之見。試思陽明中年以後。何等立身人倫。取與秋毫無玷。所以忌其功疾。其學者亦莫得以他事訾之。獨以立教之謬。

流弊不小。以彼英雄。若使天假之年。所謂無善無惡。卽心卽理等說。未必不自改正。所以覺病而未及速改者。亦因微有好勝意。若化盡我見。卽如朱子晚年。往往自非。適以見重于百世也。

尊德性自有工夫

向認尊德性是主意。道問學乃其工夫。今知不然。尊自有尊之工夫。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便是尊德性實事。如人心本自廓然大通。止爲增立意見。便有畛域。任是道理上意見。亦有隔出。

在我道理之外者矣。安得廣大。致虛主靜。不設一解。便是致的工夫。人心本自超然。物表止被嗜慾牽纏。掃除得潔潔淨淨。便是極的工夫。中庸設此數條。字字有着落。向來都認作道問學。以尊德性。盡精微。以致廣大道中。庸以極高明。竟將實工夫當虛主意。自謂步步踏實。不知蚤遺却上半。

易簡有真似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味天下二字。要知無窮。

無盡道理都只在此。知得修身是工夫。易簡信得性。善是本體。易簡心安。意樂終身不回。若無善無惡。似已認得。十分易簡。却又須爲善去惡。豈非勉強其意。旣屬勉強其事。則反繁難。

邪正皆生機

邪正皆屬于生機。原其能生。止可均謂曰善。及生而之于善。則善矣。生而之于惡。則惡矣。譬諸艸木枝葉花實。皆生機也。變而爲壅腫贅疣。亦生機也。非生則何變。

窮理方能見本心

明理義者其心之安不安可據。不明于理義者其心之安不安不足據。或浮焉而專顧世情。或僻焉而不顧物情。浮則喜于順人。戚于拂人。是認世情爲本心也。僻則徑行己意。不惜貽害。是認本心在物情之外也。世情有宜顧。有不宜顧。非格物何繇分其宜不宜。非物格何繇使本心之自得。

遠俗而近情

俗士專被世情牽縛，及有世情略輕之人，又易入于孤冷，須是與紛華盛麗之俗見時時相背，與日用飲食之恒情節節相通，方成學問。

狂者膠膠

行不掩言，止是造詣未精，不能滿其希古之願耳。非五倫之介有所虧玷，故狂者之膠膠與大言之不作，心事判然。

假無心

有心不如無意，真用意勝于假無心。

真假虛實各殊

真實虛假有異乎。曰：真是設誠，假是作偽。實是充滿，虛是空疎。真假者，心術；虛實者，學術。如禪家之遺棄，王安石之拘拘，止學術之誤，非作偽也。然足以敗人家國而有餘矣，何必偽哉。

昌黎是大人物

我輩生程朱之後，曉佛之失，不難。況

聖世

功令以儒轄釋。

天子從無隆重邪教者，則

聖邪益不難。唐承五代之後，人主涕泣瞻拜，舉

世幾無復人心。前此又從無闡破禪病者。退之絕無依傍。粗粗守正。便是千載人豪。試想他是何等心腸。何等識見。何等膽量。所以程子極力推許。斷不目之以文章之士。

韓蘇與僧

退之骨氣巖正。子瞻襟懷灑落。退之重大顛。以理子瞻狎佛。印以滑稽。退之生平闢佛。皆以福田未深。探佛理也。當時天子崇尚異端。海內風靡而退之獨力不波。晚遇大顛。想其人實實叅

悟不以福田爲心較尋常學士大夫傍儒理而無所得者反有勝焉好學者人人可資人人取益不得于同類亦何間乎緇流遂與往來商訂無足怪也子瞻性喜詼諧而外記新藏佛印謔言尤穢褻無人理殆釋氏之狡童禪家之蝨賊乎豈得與退之珍重大顛同日而道

本朝大人物

明有醇儒二人曰文清薛公與今梁溪先生有大功臣二人焉曰忠肅于公永嘉張公有振古

之豪傑一人焉。曰文成王公。然其學禪。天經地義。之旨。告子之徒。其立朝有大功。其立身無過。其立教小過。或曰。梁溪。漢粹質誠。然料人應變。不及文成。曰。然。孔孟之傳。必如梁溪。始不失。

立言惟在見到

見到後。其言相反。其理大通。見不到時。其言依傍。其理馳背。

詳善略惡

詳于稱善。欲傳其爲善之法。俾便于微。微也。畧

于稱惡使知惡之貽穢而已亦從而詳之將教
後人以惡法耶便于效尤聖之所深防也王文
成見之

從兄在徐行

義之實在從兄若論事理親尚當審于所從況
兄乎孟子言堯舜盡于孝弟卽舉徐行後長一
節爲証惟此乃必不可不從者以此說從兄自
然義理通達無礙聖賢言近而旨遠目前便是
近推尋無病便是遠

藐大人非較量

藐大人爲儀衍妾婦輩發藥與語宋勾踐囂囂
同意孟子四十以後定性知天豈必與濁世王
侯較量邪故知非自謂也孟子未嘗說大人亦
不好遊

言有二

揆問訥言恥言言若此其輕不學詩無以言言
又何若此其重也曰言固有二非行重而言輕
也訥且恥者對躬行而爲言人情自舒所有易

至溢分故加意收斂之非輕之也言出于學詩者酬酢天下之言事父事君則敷奏以言承順以言諷諭以言當大事則明理以言撫衆以言攢使以言出而治人則折獄以言屈敵以言居恒親友之間則相規相勸以言此之爲言所係甚重而行且大半在言中矣至于言繇學詩更宜深究惟指風雅不槩四始也大雅與頌自是德禮蘊奧惟風雅詠歌真能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非謂學詩之後能自宣其抱負

二其詞章也。對躬行而爲言者，不言愈善，豈須學耶？

揚善與譽人殊意

稱人之惡，誠薄夫。逢人則譽，未爲長者。漫譽婦人也。揚善愛人也。心事懸矣。所謂君子者，人有善而樂道之人，有美意而贊成之。

韓魏公善于全交

朋友議論間，或有僻見，一時難破者，苟未至于大畔，未出而害人，姑且聽之，別處義理大段分

明此僻自解若當時辯論不休或傷交情無資
啟悟歐陽永叔謂周易怪僻非周孔之書韓魏
公與之同在中書經年從不及易歐公此見畔
道不小韓公容之猶爾只爲灼見其僻之難破
姑以全交

畫前刪後

理或匠心而實是語或尊聖而反非邵子云畫
前元有易往哲所未發也刪後更無詩則過矣
氣運變故聲調變聲調雖變性情不變後世之

發乎情歸于正者皆三百篇類也。特不得孔子刪之耳。必謂無詩則堯夫一生詠歌亦非詩矣。又何以愛吟何以得意爲。

伊川焚中庸解

今人輕于著書。只是念從立名起。不從天下後世起。伊川先生中庸解。度必有精微處。晚年因不滿意焚之。寧自費數載勤劬。必不忍以纖毫病痛貽後世。聖賢心事如此。故曰欲立言者先立心。

聖經可註不可弁

凡註釋聖經。序例宜在後。自所撰著。則序例宜在前。程胡朱蔡皆弁序例。世家列傳于聖經本文之前。使讀者開卷不見聖經。愚意未安也。孔子繫辭說卦。卽後世序例之屬。皆次于卦彖爻之後。此釋經之祖矣。起諸賢于千載。當謂如何。

朱子有望於後賢

朱子論胡文定家藏二程先生集。有文定刪改句字。不如仍存本文。因謂文定當年安知無未

慊意處望後賢救正。此語不惟見文定之心兼可以見朱子大公之心。四書詩註傳是其一生研窮盡力處。周易本義似太淺畧。然讀其易說幾許發揮。每條只撮總一二語爲本義。其深且該可知。朱子自云未暇重整頓過。晚年所得益不可量。近思錄專採四先生語以定宗。但程張語錄頗多聲牙。得將方言字面畧與減除。使學者讀之了了。良足快心。又非但朱子所深望。當亦仰通二程橫渠之意也。蓋語錄原非程張手

筆不過門人所分記。當時程門高弟尹焞已有語錄。不可盡信之。說朱子所以不用全文。只節取緊要數句而已。既可節其首尾。則中間方言難解字面。如大小大事之類。又有連用俗字。使人貿眩者。亦不妨稍與刪潤明矣。原宋人語錄之設。不復修辭。直存朴俚。正欲人人易曉。若煩冗晦澁。反有學士大夫所不能讀者。不幾背其本意乎。梁溪先生有朱子節要一書。悉准近思錄例。彙集其尤。允極精粹。愚意宜併入近思錄。

每條之下名五子近思錄以成全書又小學一書亦須後賢訂補通鑑綱目大義凡例朱子手定甚精其間書法或門人輩所雜爲儘有害義理處如李輔國弑張后書殺蜀漢正統乃漢帝之亾用魏謚獻不用漢謚孝愍此類甚多害義甚大不可不改正但此書先朝奏請刊布不敢擅筆須聞于朝彙集衆思酌而定之

梁溪朋黨說

梁溪先生論學至精當與程朱語錄同看其詩

文亦多妙境。復七規山居課程。開示初學。均有大功。惟朋黨說一篇。猶似有激而發。

前定非豫擬

德根心功。根才言根學。皆豫也。行誼隨日用而顯。經濟因事會而成。文詞觸景物情感而發。皆無可豫擬也。前定則有本。不豫擬則自然。

養心養才

才士無以養其心。閒居時便畱意聲色。自磨耗其精氣。竟成無用。若畧識學問趣味。自然覺聲

色之味短。有以養心。卽有以養才。

同異皆天理

凡事求其當而已。宜異而異。則獨立者義也。宜同而同。則從衆者義也。第君子從衆之心。亦或與衆別。如易麻爲純。衆人趨其便耳。夫子則取其儉便。卽人欲儉。卽天理一點破。卽有就人欲返天理之機。只爲世上人欲之弊。都從天理末流得來。聖賢維世。機率如此。

極贏於福

極視福贏其一。又壽與考終爲二福而凶短折以一極對之。則極視福且贏二矣。顏真卿八十死于賊。壽固未必考終天無不凶。故合爲一也。善常一。惡常二。中則有過不及。正直則有剛柔。攸好德則有惡弱。以二配一。亦其常理。惟憂實贏而無對。福陽故奇。極陰故偶。攸好德實藏樂于其中。惟善可樂。惟樂善可以不倦。君子有善不必復言。樂小人有剛柔之惡。斯有剛柔之憂。本以快其嗜慾而反生戚戚。旣成惡又滋憂。故

不可不分爲二也。君子作善而樂與本心合，合則一故亦爲一福。小人作不善而憂與本心反，反則二故極亦二也。此性教之旨也。

脩短分吉凶

福極俱相反，惟壽短總是一死，而有吉凶之分。蚤晚之間耳，因而分之。箕子所以覺後覺強而齊之，莊周獨居于先覺。

九德知人

臯陶羣聖之宗，當時禹先宗之，以後箕子又宗

禹看他提出知人安民四字。括盡千萬世學問。治道。知人之法。又立出九德。洪範說三德。孔子說狂狷中行。總是一派。周公說文武克知灼見。人心處亦只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爲其切實。精當。故羣聖遞相遵守。蔡氏解爲成德自然。程子以爲唐虞論學之密也。蓋上半是氣質。下半是學力。上半是德性。下半是德心。雖在隆古。天生完德。能有幾人。變化矯揉。惟在溪造。寬而栗者。大度之人。恐弛小節。如王濬杜黃裳是也。故

欲鎮密無罅，柔而立者，柔順之人，恐欠骨氣。如龜山楊氏，朱子猶嫌其氣弱，直須赴義當仁，壁立千仞，愿而恭者，謹守之人，易至懷安。譬如曹叅，雖遵何約束，然與醉吏唱和，豈當時果無一事可爲？若具恪恭之德，便能就清淨寧一中，隱隱有興禮樂致太平遠猷，豈敢一于蕩佚如此。故須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有治才而敬者，劈畫兼人，恐起恃心，須小心翼翼，馴擾而毅者，安于巒勒，恐或退縮，須聞言能斷，二種相反相成。子

路宜退。冉有宜進。卽其証也。直而溫者。質任本心。恐犯客氣。如唐介、永叔之流。嫉惡太甚。圭角全露。須坐人春風中。簡而廉隅者。率真之人。易至疎畧。其甚卽成原壤。須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剛而塞者。能自勝私。挺然萬物之上。常恐以此自足。如不伎不求。終身誦之是也。故須有許多道理。涵養其心。充塞而不至空疎。若止言篤實。則與剛不相心矣。彊而好義者。徒勇爲客氣。合于義乃爲正氣。觀君子爲亂。小人爲盜之戒。可

見大約寬柔愿擾。是陰。是猥。是沉潛。下四者卽剛克之法。亂直簡剛彊。是陽。是狂。是高明。下五者卽柔克之法。上以此造士。士以此自成。有此變化矯揉。卽皆中行。皆平康。皆陰陽調和之人矣。陽數宜勝。故陽五而陰四。九德之通天人。括政教。大抵如此。看來上古論人極密。緣聖人自己操心極細。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後世學者心粗。自家未嘗在此條路上。一一探討。經涉遇人如何觀。如何察。得知人是經世中第一。

事論到此全不關人。直是學問中第一事。

才分猷爲

有守是德。有爲是才。才之中。又分猷爲二種。人有思慮者。未必能揮霍。能揮霍者。未必能精詳。合猷爲而才始備。周全審固。屬之人。專多。氣魄擔當。屬之。天賦多。靜處照見本原則。臨事之思。易入。掃去嗜慾。則任事自勇。何人何天。止患不學。

好惡不專在作用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與大學同否？曰：不同。論語總言心體，大傳就其中抽出一節作用，不但惡以成愛，所指不同。本義亦自分偏全也。譬如英主令辟，一時舉動，儘有能先能遠者，豈得便謂仁人。論語所稱，則能先能遠等事，自然包括在內。

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有公心，爲政果持身無缺，行事合宜，彼自不敢不聽。若我未能實有實無諸已，或處之過

激則我固有罪焉。故曰不得罪于巨室。君子自
反而已矣。非畏巨室之敢于我抗也。公清正直
是體。忠厚和平是用。專以公清正直自居而無
與人同善之心。則政不行矣。

用舍聽國人乃權辭

齊宣王所用無賢臣。觀孟子曰。王之諸臣皆足
以供之。則可知矣。故諸大夫所賢所不可。皆勿
聽信。而必考之國人。特藥齊廷之病。非通理也。
擇賢而任。則可以傾心委信。安有用舍大事不

問○臣○而○問○民○耶○且○小○民○之○意○何○因○直○達○于○上○不○
憑○諸○大○夫○則○仍○憑○左○右○耳○或○有○奸○人○者○反○借○通○
國○以○用○其○君○此○愈○不○可○不○察○

猶病分養與教

博○施○濟○衆○養○爲○主○修○己○以○安○百○姓○教○爲○主○使○天○
下○無○一○人○不○安○富○勢○所○不○可○得○使○天○下○無○一○人○
不○孝○第○心○所○不○敢○必○聖○人○不○因○勢○之○無○可○奈○何○
而○不○憐○天○下○之○勞○者○貧○者○不○因○天○下○太○平○而○晏○
然○信○爲○無○一○不○孝○不○弟○者○夫○子○再○言○堯○舜○其○猶○

病諸一是惻隱而難忘。一是欽恭而不足。佛家要度盡衆生。衆生決度不盡。據此發願。大類聖人所以行之者。謬耳。遺倫物則修身無實。遺禮樂刑政則治人無用。以故聖人謙而善濟。佛氏誕而鮮能。

教諫養養不諫教

教可以諫。養養不足以諫。教篤恭而天下平。動則變。變則化。皆單說教。養自在中。菽粟如水火。民無不仁。惟此言以養諫教。然孟子因戰國賦

歛煩重救時之權論也。盜賊衰少，囹圄空虛，漢文貞觀大抵可見。所謂仁者，僅止于此矣。若夫日用飲食，孝弟忠信，人皆君子，比屋可封，則安可得耶。

長年

揆問柁工，何故稱長年？曰：行舟之器，爲帆爲纜，爲篙爲纜，非一也。而柁不與焉。其趨揖駕帆之人，亦非一。總雜而舉之，更迭而爲之，惟柁以一人總持，有獨擅之識。瞻年雖少，推爲長年，舉以

喻大不猶百僚有揆。三軍有帥乎。唐之盛立相一人翼以左右。丞武氏竊命其命將也。革能監軍。斯其爲天下之智不減于行舟矣。天下事不衆不集。不專不行。有聖者起。因長年以立將相。

士擇官

或曰士不可擇官而處。曰固也。然自量其才。雖擇無害。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亦擇也。今人顛用之。辭卑居尊。辭貧居富。是以害義推之。則辭勞居逸。辭險居安。辭閑曹居當路。不惟辭之。

且逃之不惟居之。且求之。其謂事君何。

失於不知亦已罪

不知者不坐。所以寬人。君子自責自修。不應以此爲解。分內之事。吾所宜知。如處家則一家之事。居官則一方之事。爲輔弼則天下之事。莫非吾分內也。人不肯告。必因我無聽言之誠。或喜于聽言。而人不敢告。必因我無善處之法。凡性急量褊之人。一有所聞。不能熟思審處。或反以取害。或處之過當。言者慮此而不敢告也。不知

卷一
十三
繇于不告不告亦我致之則凡分內之事失于不知者皆我之罪安得以不知爲解

瑟僂赫喧

瑟僂赫喧前後義應不同前是用功之光彩後是成德之光彩如不學之人語言容貌自無可論若頗知學道者對人自有一段意思世俗不覺而有小人必覺之豈待德成之後方有威儀也不可諉亦然前卽不怠其用功後卽不怠其成德所以君子真心爲學蚤應有一段感動人

心處使人厭我笑我只應自反若切切恨人分明是不曾知學爲政亦然

瞿瞿蹶蹶

蟋蟀之詩思居則言瞿瞿思外則言蹶蹶何也居是現在之事不患不爲只恐少顧慮故須瞿瞿然長慮却顧就趨赴之中常自提醒算計一番庶無失着外本稍緩易至蹉跎畧有餘力便須汲汲動手故反着个蹶蹶力所用則更加心

心所畱則蚤着力良農作家如此良臣謀國宜

如之何。

糧艘以不滿示戒

天下糧艘共萬隻而缺其一。每隻五百石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祖制渙微。到處垂戒。百世君臣體察不盈之意。到處守謙。可以通於天地神人。

六計皆廉之意

六計皆冠以廉。周公若曰。是有位者之本分云爾。人以穿窬為至垢。未聞以不盜而薦高修婦。

以私奔爲奇醜。未聞以居室而稱貞節。仕以受
賕爲大罪。未聞以不黷而盡官方。見天下之多
墨吏。而自矜其不墨者。不學甚也。大抵天下理
法爲之。是惡則不爲。僅得庸常不爲。亦可則能
爲。乃成名德。

廉之全義

廉是圭角。圭角因於有分。辨有分。辨則見。可而
取。見不可而止。故以不苟得爲廉。卽不濞者。亦
曰廉于色。是不貪貨賄。乃廉之一端。非全義也。

廉未當士之至行不黷又未盡廉之全義而人顧以之自多士所當爲真止此耶

貪詐難槩使

使貪使詐其說頗能誤人蓋專指行軍非槩言爲政卽行軍亦謂有忠廉智計之士爲元帥則若輩皆堪供偏裨走卒之用耳豈用若人秉樞專閫哉若人而反能用賢士乎是以一貪廢百廉一詐廢百忠也謀元帥而托貪詐之說者非知將將之理也

置勝負於度外

勝敗兵家之常。旁觀者議爾。爲將亦云。是庸醫殺人。而曰自古皆有死。耶。韓魏公語范文正曰。用兵當置勝負於度外。卒有敗。兵之涕知其必死。則不宜投劑。難保其生。亦不宜投。知其必敗。則不肯進兵。難保其勝。亦不宜進。

用衆用寡

淮陰驅市人。鵬舉鍊背嵬。淮陰善用衆。鵬舉常用寡。戰國之末。民咸習兵。蓋終西漢之世。皆然。

所謂市人特不習約束爾。非不習弓弩劍戟也。若果不習兵之市人，雖淮陰能使持白挺而漫鬪于淮陰，嘗用少矣。以數萬破成安君二十萬是也。其用多如將三十萬自當項王，蓋項王之氣之兵固非可以寡制也。使鵬舉對項王亦且用衆。鵬舉屠畫之間，燕以南不奉金而奉岳，致敵人之兵皆願爲我用。其善用衆古孰能侔者乎。

殺無辜不同

意在得天下。則殺一不辜不可爲。意在討叛逆。征不庭。則殺無辜亦不能顧。聖人雖有戰必克。安能不損一人。其從我征討而死鋒鏑者。皆無辜也。大義存焉。故也不得已也。諸葛出興漢室。士民死者非少。然不爲不仁。若有秋毫自爲。則盈野盈城。罪不容於死。

人臣不可用君

東坡謂子房用漢高是矣。惜賈誼不能用漢文。何居子房非真事漢者也。秦滅韓。則借漢以滅。

秦項羽殺韓王。則借漢以滅羽。報君之仇而事畢矣。雖用漢高無害于義。爲人臣而有用其君之心。則可乎。坡自謂以觀燈事探試神宗。此卽其用君之術也。學術之謬如此。故其言曰。君子無機。不可以爲君子。不知機也者。所以應變成務。而豈長懷之以事君親哉。嗚呼。可不辨與。

事君有權衡

君有必不可者。有不妨於事者。有不可不事者。七國之有秦。世爲無道。而范蔡蘇張皆慕其

強大惟蘇秦以初不見用變爲合從非其本心也。孟子于時寧栖栖齊魏終不入秦武侯知操爲漢賊三顧之勤若出于操必在汶上矣。此必不可事者也。魏乃晉六卿之一耳分晉數傳而至惠王齊宣湣亦陳恒後裔然皆沿襲已久不可追問矣。問其可藉以安民否耳。在孔子請討其祖父在孟子欲輔其子孫時不同也。故魯齊亦生元仕元此不妨于事者也。春秋之世僭王雖多共主之名猶在大聖反手神化必能立移。

列辟之意。是惟事之。然後可以尊周。使先惡其。不能尊周也。而棄之。則周終不振。而民生日陷。溺矣。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此不可不事者也。士不幸而生多辟之世。以孔孟爲權衡。

孔孟尊周王齊同意

孔子殷裔而惓惓爲東周。當時共主易扶。正名以安百姓。易爲力也。義正而仁至。孟子周裔而欲以齊王。周運已去。爲安天下計。不如迭興。且使周備三恪。饗宗廟。保子孫。猶愈于東西周君。

也。此聖賢之公也。仁至而義亦在其中。

孔孟伊葛出處異同

三聘三顧。伊葛同乎。曰異也。周流三聘。伊孔異乎。曰同也。同所異。異所同。何也。曰世也。三代以上。君必求士。士不干君。孔子生于其時。轍必不環矣。漢室將移。而昭烈乃漢胄。匡扶王國。伊孔所必爲。必三顧然後出者。不敢達節。且守節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伊尹元聖。符于孔子。諸葛大賢。幾于孟子。或易地則皆然。或易地不必皆

然故曰宜論其世。

聖賢拗天地

問聖賢效法天地亦有時拗過天地否曰夷齊不食周粟當時天運悉已歸周兩人欲以隻身撐拄乾坤胡元時上天命之入主中國而金華四子沒身泉壤一則拗之於天運之初遷一則拗之於天運之久定此太極之不隨陰陽者也故人心爲太極。

行道須稟與福全

德才稟福四者具備然後可以得志。德才不具無道可行。稟福不備有道不行。稟歎則不足以任勞。福薄則不足以就業。孔明明道之流薄于稟者也。至如孔孟猶是福薄。或曰聖賢不論福。曰固也。然不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聖賢不以身所得享爲福。以得濟天下爲福。

行道倒藉內臣

或言爲宰相須得內寺中有賢人爲主。乃可行道。某謂內寺卽有賢者。何繇得柄用。須人主識

拔之人主不明理義。又何繇能拔人格。君政在我耳。不思恪君心以選左右。乃欲得左右之賢者以安吾身。行吾志。大臣之道固如是乎。此顛倒說。

居卑亦行道

古人居卑亦行其道。顧非澤民之道耳。會計當牛羊壯。爲委吏。乘田之道。不過如斯。今之立朝者。猶爲貧。百寮士習皆然。四維不張。莫甚于此時矣。霸佐見之。猶當三嘆。

大力者不從風

我不從風。物將自正。天下風靡而能不隨。其力固已大矣。大則能久。久則能化。

化穢非勝穢

衆穢入于江河。江河之氣味長潔。究竟穢少而水多。故其數不勝。耶曰非也。穢成于鬱蒸。原其始。未嘗有穢也。水之活能化之。水底之土能收之。斯其穢亾矣。故以數則君子常少。小人常多。爲君子者能如江河之通于源。則小人從之而

化何以故穢之始非穢故終可反于無穢。小人
之始非小人故終可反于無小人。

周公太公自知後世

周公料齊有篡臣而田和代齊。太公料周寢弱
然魯初封七百里亦未嘗削也。弱者主權也。非
土地也。親親則必有世卿。世卿則權歸于下。二
聖自知之矣。法無不弊。聽諸後人。弊之梗槩可
知。弊之纖委不可定。我能示變通之意。豈能併
立變通之法哉。周公主忠厚。太公自鷹揚。故尊

賢同而親功異

不得已而用猛

乘猛之後立國利用寬大。其運長。乘弛之後立國利用嚴明。其運促。如治頑疾者。非迅厲之劑不瘳。然藥力難久。宜急取而更張之。諸葛繼劉璋以用嚴。未及改寬而身歿。之後旋爲晉併。豈不知之。譬如萬死中姑得一生。其人之元氣止。于是無可奈何也耳。

英明難久

發者易竭。韜者有餘。自古多世世忠厚之家。無世世英明之主。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傳德數世。唐太宗卽生高宗。非其驗耶。至若不敵嗣操。元魏四君皆迭世英明。獨無安民固本之德耳。主雖英祚愈促。忠厚者有才識而含之。驥馬之德。善用其力者也。非不英明也。家亦有之。累盛之族子弟多渾厚。忽生一雕巧自喜之人。衆譽歸之。衰象萌矣。

至昏不待欺

僕之欺其主者爲不善必蔽不令知猶畏其覺而得罪也。主之昏未極也。至昏者以最惡爲賢以所行之最狂悖者爲是。事事令其主知之。奉命而行使蒙禍者無從控明。受其中傷者無從摘發。則主之權皆爲僕所用。至于惡盈怨極。不與僕同敗不止也。此與受僕欺而不令知者更相萬也。覆家喪邦均此也。

瑣碎必殘酷

子桑伯子看他意思似不足以臨民。夫子何故

可之。只爲簡是臨民第一義。臯繇稱大舜云。臨下以簡。夫子又言苛政猛於虎。苛非必殘酷。只是瑣碎。既瑣碎則殘酷勢所必至。曹叅一無作爲。李沆悉罷利病。未是時中作用。若律以通變。於未窮爲戒於方盛。豈爲知道。然當時漢宋百姓。且受寧靜之福。煩苛慕古。莫如王莽。安石試看百姓受毒。何如。凡大有爲之人。必是行所無事。喜於有爲。不如不爲。

乘權易改過

爲人在世，不有益于養，必有益于教。不然，卽天地間一蠢物。貧賤閒遊，爲小蠢；富貴閒享，爲大蠢。貧賤害人者，爲蜂蝎；富貴害人者，爲虎狼。沐猴而冠，識者所羞；虎狼而冠，忽自轉念，寧不痛死愧死。然人生罪惡，只除弑父與君，或白起殺降之類，無可補救。此外則無不可更，天下惟乘權履福之人，作孽最易，亦惟乘權履福之人，改過尤易。果能轉念痛愧一番，忽變虎狼爲麟鳳，只在一日間耳。商鞅相秦八年，嚴刑慘罰，然使

乘孝公尚存聽趙良言盡革前政亦須救解一半李林甫作相餘一紀妬賢嫉能其子乘間爲言林甫頗感動乃不商改過之法悵然曰今已至此可奈何如此下愚誤國誤身千載而下猶餘嘆恨

好言作用

近來好言作用夫事非作用不成衆非作用不濟豈顧不重耶若敢于恣慾工於作僞二者止是無恥何名作用無恥而以爲有才是以無恥

自多也。蓋李贄之說曰：管仲聖于孔子，曹操賢于孔明，馮道大忠臣，卓文君大慧婦，從而吠者，半天下在贄立身孤子，自舒憤懣，猶云橫議，彼附聲者則無知無識之胸襟，至鄙至賤之聲氣而已矣。大抵今世有一種人以能爲小人爲有才，以敢居奸橫爲高論，呼之曰惡，曰邪，則欣然負之而去，不知流俗皆然，則庸套無能孰甚于此。彼自謂能奇能佞之傑士，實乃與波俱靡耳。拾餘唾之下才。

吳中鄙諺宜察

吾鄉有二諺。皆曰世至言。其一云宰相腹可行。艘言四通也。非大也。漫言大。則善惡不分。故兼收衆才。豈是調停邪。正識得此諺。當不以憤憤爲休休矣。其二云盜無脚。竊不着鄉里。有穿窬巨室。遭劫寇。大抵熟識隣里。與童僕近習之。引也。以至奸臣竊國柄。必以婦寺爲緣。夷狄侮中夏。必以奸臣爲奧。識得此諺。齊家治國。當不疎于所狎矣。其三云若欲長觀後。養高門。饑羣白。

屋公卿無非此機。乃若元昊突生西夏。則深計之士懷憂。晉宋初興。有識者見其繼體。而蚤知亂至。統無大小。專賴象賢。識得此諺。則教子至要。正身尤急矣。三諺者。皆至言也。又有習語。二皆百世大害。其一云。差不多。事理須務不差。豈以少差爲善。惟任人負我。與小人革面順從。可用斯言。其他持身應事。無適而可。其二云。畧歇歇。事無大小。惟宜行宜止。二端旣謂宜行。何復小待。每見人口中。時時道此。總是賦性懶緩。積

情成習。從茲一歇其事。終身不行。故行止緩急之宜。自有定候。然則邇而可察者。前三諺含許大關係。習而難破者。此二語如墮人深淵。

方便說

大惡則去。小惡則赦。其前愆。令改之。不悛則懲之。使無辜之衆。免罹其害。所以便衆也。且薄罪惡人。令其革面。終免大咎。小懲大戒。福彼亦淡。然必事權在我。所行幾何耳。目偶及。皆當思其措置。設誠。以致告。宛轉而勸行。循行既久。則有

觸必動念。有動必盡心。天生先覺之意。庶無負焉。或云。身所偶及。自免而已。何與吾事。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于已。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憐殊塗。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先覺者其忘念諸。

善人談衆人

救善人一勝救滯人百何也曰善人是能拯濟衆人能啟發衆人者直足談衆非勝衆也蓋其所關係誠大。

報怨猶云處怨

以直報怨。怨須分大小。宜報而報直也。不宜報而不報亦直也。自不共戴天而外。凡雖有怨。其事之是非。人之賢不肖。豈可以怨故枉之。本無報怨之意。只還他本等賞罰。便是直。此聖人處怨之道。非謂斤斤必報。求與彼原來所施相當。

也。如。此。則。是。范。睢。識。見。信。陵。君。便。不。爲。

幾亭外書卷一

於

幾亭外書

卷一

隨處學問

九